

第7周

王大米 王大米 2016-10-27 06:00

又一次在睡不着的时候起来搜杜甫的诗。上一次这么做的时候还是在珠海的宿舍，疼痛的文字，有治愈的功能。

我常常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偶尔吧，说那么多话，只想给世界看，这个人多么独特，人们看了，恩恩，这个人很独特。然而，很多时候我说不出话。

害怕，担心被嘲笑。我知道那里有一条线，只要轻轻碰一下，人们就会嘲笑你。许多话语都在那条线旁边颤抖。连我的表情，也跟着轻微颤抖，我努力伪装，不想被别人发现。

揭自己的短，让它在别人的眼中无限发酵，并非我所愿,但是我想让它真实。很多人写了情绪化的票圈然后过几天删掉。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有一天，翻着自己写的东西，都是阳光满满，其实很多东西都被过滤了，担心被嘲笑。

“那样会变无聊。”一个朋友这么说，说中了。人为什么不能有不如意的时刻呢？树要长高，就要让根基深入黑暗的土地。

宿舍楼里面种着热带盆栽。外面下点小雪，绿叶肆意疯长，楼梯旁边几盆海棠，开着花，花和叶都很硬，让人疑心是假的。小厅里面放着小树，枝叶伸展开，伸到天花板上，它的太阳，也许是那盏晕黄的灯。嫩嫩的绿色，脆弱的纹理。我在旁边的沙发上读书，仿佛觉得，那是路口的大榕树。静谧的时刻，只有一棵树，一盏灯和我，和一堆单词。这样一直读下去，慢慢思考，寻找词的来源，明白说话人的思维方式，找到了什么意义的感觉。

话语对人心的影响真的很大。平常不爱表达，看到什么东西说在心里，别人说在嘴里，即使当时思想极其不同，过后回想，自然而然地采纳了他的想法。

可怕。

来到莫斯科之后，我开始记得一些朋友的生日。下午7点，国内12点，刚好可以发零点祝福。他们很开心，我很讶异自己会特别高兴。小时候生日过得单调了，爸爸说"只要彼此祝福就好了，干嘛费劲去买礼物。"慢慢地觉得生日祝福也可以免掉，记挂就好。"居然会记得。"朋友惊讶，我常常很开心。原来要说出来才能说明在意。

下个月是爸爸的生日，我郑重地在视频的时候提醒他。"什么感想?" "不知不觉就要成老人了。"这几个字一字一顿敲在我的心上，回宿舍的路上，看着飘在头发上的小雪，光秃秃的树，常常发呆。

我20岁，爸爸的年龄要加上24。

我10岁的时候，放学回家，问爸爸的岁数。34岁，然后我的脑海里一直记着，爸爸的年龄是我的岁数加上24。可是我一直以为他34岁。我从来不去做这个简单的加法，爸爸34岁。

10岁的时候，爸爸的理想是供完我们读大学。

20岁的时候，爸爸的理想还是供完我们读大学。

等到我们三读完大学，已经得是5年后的事情。

我说，爸爸妈妈，你们找个理想吧？附加在这个上面的另一个理想，一定有别的什么事情是你们一直想做的。

爸爸说，我只有这个理想。不知道有什么别的了。

"年轻的时候，一定有的。"

"可是我记不得了。"

我还是盯着光秃秃的树和太阳躲在云里的天空发呆，"我的年龄是你的岁数加上24岁。"，那么，我可以不可以减掉10岁。